

云乡话书



邓云乡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邓云乡集】

云乡话书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乡话书/邓云乡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1

(邓云乡集)

ISBN 7-5434-5455-6

I. 云... II. 邓... III. 书评—选集 IV.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2732 号

——邓云乡集——

云乡话书

作 者: 邓云乡

策 划: 张国岚

特约编辑: 王澍华

责任编辑: 王亚民 孟保青

封面设计: 张志伟 李关栋

出 版 者: 河北教育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排 版: 保定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68 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455-6/K·262

定 价: 25.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目 录

二十四史	(1)
二十四史痴想	(4)
关于《蜀碧》	(10)
《清史稿》琐谈	(14)
二百年前古书	(22)
“小山”辨	(25)
易安居士“送别词”蠡测	(29)
禁书与太平歌词	(38)
“青词”与“太平歌词”	(41)
雍正的大批判	(45)
《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	(48)
“红”越胜谈禅	(60)
“红楼”茶事两则	(66)
《红楼梦》·《阴骘文》·惠红豆	(76)
《红楼梦》与《窈言》	(85)
《红楼梦》·上海话·“促狭”	(89)
乾隆与“傻大姐”	(92)
吴梅村·《红楼梦》·锦靴	(95)
湖畔谈“红”(三则)	(98)

两本“红楼”小书	(106)
“石头渡海”和胡适	(110)
“石头”的祝愿	(113)
画意·诗情·文理	(116)
汪辉祖及其著述	(120)
遗老与《雪桥诗话》	(139)
潘氏春闺诗纪	(143)
一首连着今人命运的绝唱	(151)
——读邓廷桢《月华清》词	
《清秘述闻三种》读后	(160)
《王国维全集·书信册》与《颐和园词》	(170)
读《藏园群书经眼录》	(175)
谈《瓜蒂庵丛刊》两则	(184)
谢国桢先生与《晚明史籍考》	(191)
读《王文韶日记》	(195)
《忘山庐日记》与北京	(207)
李越缦与《苏园花事词》	(216)
枝巢老人及其著述	(223)
《胡适的日记》录趣	(233)
胡、顾《水经注》书札	(242)
顾颉刚与崔东壁	(249)
鲁迅抄碑、抄书及《游仙窟》跋	(257)
叶老论《说园》	(261)
信里“红楼”	(265)
——怀念平伯夫子	
《俞平伯书信集》	(268)
俞家老书	(276)

家书抵万金	(279)
读《俞平伯家书》	(281)
俞平伯师与故乡	(284)
再读俞师日记	(288)
《冬夜》与《古槐》	(298)
徐志摩《府中日记》及罹难实录	(301)
沈从文师的学术文章	(304)
张伯驹氏原刊《丛碧词》书后	(308)
容庚先生的《丛帖目》	(312)
石印《御制圆明园图咏》	(315)
一本破书、三种乐趣	(323)
——商务珂罗版《曼殊留影》残卷书后	
杨小楼·周志辅·《昇平署档》	(331)
——京剧史籍之一	
梅兰芳·齐如山·“剧学丛书”	(338)
——京剧史籍之二	
金梁的书	(345)
笔记而且大观	(349)
才女写书	(352)
晚明小品	(355)
白话大师的文言文	(359)
新诗人写旧体诗	(363)
北京风俗画与日本	(367)
北京乎.....	(379)
读《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	(383)
书忆	(387)
著书难为稻粱谋	(400)

4 云乡话书

“书缘清话”八则·····	(410)
书话四则·····	(429)
稿费沧桑·····	(435)
送书的烦恼·····	(446)
为书打官司·····	(448)
书边杂写·····	(450)
“世缘”和“书缘”·····	(467)
万里《寄情吟》·····	(470)
谁知散木有乡根·····	(472)
董桥与《董桥文录》·····	(476)
《留欧印象》与医生写书·····	(479)

二十四史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我不知高低，几年前忽然写了篇说“二十四史”的文章，扔在橱中，偶然发现，寄给《博览群书》，换点稿费，买冰棍吃。天气热了，退居林下的大官，有人孝敬。穷教书匠，株守户牖，不得不自想办法，自食其力。不想被北京日报读书版编辑先生见了，一定要我再写篇“二十四史”的文章，催稿电话，由北京追到上海。既承厚爱，敢不遵命？于是“不知从何说起”的“二十四史”，又要讲说几句。

“二十四史”，从时间上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此话怎讲？因为时间、人事，有如流水，不知何时流起，也不知何时为止。“二十四史”所记，不过数千年事耳，就算从盘古开天辟地记起，比之北京人的头盖骨，恐龙蛋刚下出来的那一刹那，那真不知要晚多少万年。如何说得上长呢？何况“二十四史”的第一部、第一篇、第一句也不过从“黄帝者，少典之子”说起也。那么短呢？最后到明代崇祯亡国，那也是三百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岂能说短乎？不过当时还没有二十四史的名称呢。“二十四史”是乾隆四年在明代“二十一史”的基础上，增加《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为“二十四史”，即自《史记》开始，至《明史》为止，共二十四种正史，总三千二百四十卷，称之为“二十四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习惯上叫作前四史。两晋南北朝，是一个漫长的分裂混乱的时代，足足三百多年，所以《晋书》、《南史》、《北史》以及宋齐梁陈、北魏、北齐等大都是唐代人编写的。自唐以后，后代人修前朝史，唐、五代、宋、辽、金、元、明。这中间又有重复的，如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都是内容有同、有异的纪录同一时代历史的书。不过这是古已有之的。《史记》同《汉书》就重复记载了汉代前期的事，但有详有略，各有优缺点。过去有的大学史学系专门开过“史、汉异同”这门课，细说起来那是十分复杂，可以写成洋洋大观的专门著作了。列入“二十四史”的史书，都是经过皇帝上谕，国家正式公布的，所以明代不在“二十一史”之列的五代后晋刘昫所编《唐书》、宋薛居正所编《五代史》均加一“旧”字，与欧阳修所编之《唐书》、《五代史》均经乾隆上谕，列为正史，合称“二十四史”了。清初顺治年间，灵寿人傅维麟按正史体例编写的一百七十一卷的《明书》，就不能列为正史，不能和张廷玉领衔修的《明史》相比。明初宋濂领衔编的《元史》，匆促成书，问题不少。清末民初，柯劭忞的《新元史》出版，声誉极高，其同年徐世昌作大总统，下令将其列入正史。这样《元史》也有新、旧之分，“二十四史”成为“二十五史”了。《清史稿》编成出版，始终未奉国家命令，因之只能称“稿”，不在“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之列。

“二十四史”标点出版，是大好事，对这套书的普及及未来影响关系极大。倒不是中国人吹牛，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有这样一套辉煌的“二十四史”，有钱的大款买整套的，没钱的小知识分子，零买几种。这好比把万里长城放在你房间里，可以沾点祖宗的光荣，洋鬼子是没有这个福气的。四十年前在南京，第一次遇到编《辞源》的方毅老先生，问我是哪里毕业的，我说北大中文

系。老先生板着脸问道：“看完‘二十四史’了吗？”我说没有。老先生脸拉得更长，冷冷地说道：“连‘二十四史’都没有看，那算什么中文系毕业的！”真是当头棒喝，冷水浇头。我再不敢回老先生话，只有后来慢慢地补课了！

二十四史痴想

说起“二十四史”，在我是有个因头的，其间有个小故事。三十五六年前，我在南京教书，偶然遇到编《辞源》的方毅老先生，他知道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便问我看“二十四史”没有？我说没有。他老人家马上脸一板，冷冷地说道：“二十四史都没有读过，算什么中文系毕业生！”真如当头棒喝，给了我一次十分深刻的教育，使我懂得了读史的重要。

原来北方家中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战乱中丢失了。自七十年代初又陆续买了些史书，大多是《四部备要》本的，如“前四史”以及《南史》、《北史》等。后来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二十四史陆续出版，接着又出版了标点本《清史稿》，也买了不少。这样，各种版本的史书，我先后也算看了不少，补了课。不过我看史书的习惯不是顶好，不是抱着忧国忧民之心正襟危坐地去读，也无法和以《汉书》下酒的古人相比豪情。一句话，我只是以看“闲书”的态度去读史书；追求的是读书之乐、读书的趣味。

为什么忽然说了上面一些话呢？是因为最近又闲阅标点本《隋书》而想起的。标点本比之未标点本，是跨了一大步。但看着看着又感沉闷，心想此书能否再精彩有趣些呢？忽发奇想：一是标点了的《隋书》和未经标点的，在阅读者的难度上、趣味上究竟有多少差别。能随便地阅读标点本二十四史，而且感兴趣的

读者，如果把标点抽掉，是否就完全看不懂呢？

二是加标点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完全为了看不懂的人能看得懂，或者还是为了其他？即超越懂不懂以外的某些方面？

三是随意拿标点本二十四史当闲书看的究竟能有多少人？是不是很少很少？是不是想办法可以使这种人从书的本身上增加一些？

对于以上三个问题，我又自问自想，自己先找一些答案。

第一标点与不标点，似乎不存在绝对的看得懂与看不懂的问题。如果能随意阅读标点本二十四史，那么，给他一本未加标点的试着看看，我想也绝对不会一点不懂，自然，比较困难些。因而标点的作用还不单纯是为了懂不懂。

二是加标点的目的既不是单纯为了懂不懂，那要求就可以更高些，就是使读者读起来更方便，更有味道，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一句话，就是标点本与不标点本大不一样，它能方便读者、吸引读者。不只是消极地为了看得懂，而是积极地发挥书的更大作用，使之更最大限度地影响民族历史文化的不断延续与向前发展。因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不能只剩下《红楼梦》和《金瓶梅》呀！对于未来，二十四史似乎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想应该使二十四史本身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不能只满足于使读者便于阅读，应该使它本身使读者感到可爱、有趣、有意思，看了一本想看第二本；看上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现代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而且是能办得好的。

这样，越想越有意思……再看着手中葱绿色封面的标点本《隋书》，翻来翻去，不免感到它太古板了、太单调了。虽然加了标点，分了段落，比线装的不分段、不加标点便于阅读得多，可

是这古老的文字，千篇一律的版式，一样黄白粗糙的新闻纸，一律的五号黑铅字，要让它对广大海内外读者焕发吸引力，似乎太难了。如果这样的书，只是供少数专门研究的人，或为了某种需要的人不得已而查阅，不能吸引广大普通读者作为一种文化陶冶去时时翻阅，那未免太可惜了。

古老的二十四史，在标点本的基础上，能否再提高一步，使它对读者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呢？我想在今天的物质基础和科技条件下，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在形式和内容上，给它以充实和美化，使它古老的容貌，绚丽多姿起来……这样或者能使更多的读者感到兴味。

一是在版式上，不妨多样化一些，二十四史中不少部分，如“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等等，对今天一般读者用处不大、或全无用处，也根本不是随意阅读的篇章，但它又是传统正史的组成部分，自然不好随意取消。“列传”中也有这种内容，如“孝义传”、“列女传”等等，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查考的价值都很少，更不要说阅读了。因而我想在排版上，完全可以部分大字疏排、部分小字密排的办法，以节约大量版面，且可突出重点。另外腾出版面，增排其他有关辅导阅读的内容。这样版面、纸张节约了，版式活泼了，重点突出了，读者在心理上也不会因看到大量的“老”啊、“表”啊……望而生畏了，或者可以缩短一些古老的二十四史与现代一般读者的距离。

二是多加一些插图，编印一套图文并茂的二十四史。古人读书，讲究“左图右史”，在那时落后、艰难的条件下，尚如此要求，何况拥有最新印刷科学技术的今天，似乎更应该能够做到这点。插图的内容：一是各种历史地图。各代的疆域概要图，附在各代史的前面；地域、郡县变化图附在各个“地理志”前面；当然也不必要求太详细，能示意就好了。其他如重要战役形势图、

分裂时南北边界图、局部边界图、黄河改道图……都应附在书中，供读者参阅。二是各种人像。如武梁石屋的孔子像、南薰殿历代帝王像、历代名臣像，以及明、清以来各种帝王、名臣、名人影像，均可以有选择地印入正史中，包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三是出土文物照片，包括铜器、陶俑、明器、钱币、兵器等，均可有针对性地选择印入，以收左图右史、图文印证之效。四是各代生活资料。如房屋、家具、舆服、舟车，或实物照片、或古人图画资料、或经考证之墨线复原图等等，均可适当插印在文字中，使读者可以印证文字，得到直观的历史实感。试想，如果在明、清正史“舆服志”中，加几个彩页，印上蟒衣图、各种文武品级的补服、官帽等等，对读者说来，能起到多么生动、真实的直观感和资料作用。纵使一般读者，对之也会感到更大的趣味，不唯增加理解，而且可引起深入读史的爱好和要求。五是古迹今貌图片。如修复前的部分长城、修复后的部分长城、古长城残址，古战场、古都遗址，名城今貌等，适当印入，使读者可以对照今古、抚今感昔、缅怀史事、珍惜今朝，把今古在理性和感情上联系起来。

总之，一加插图，这部古老的书便会活泼起来，肯定可以增加新的生命力，大大地缩短与现代读者的距离，使今天和未来的读者不是勉强地迫于某种需要去被动地读它，而是主动地热爱它——因为爱是有条件的：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又板着铁青的脸，使人望而生畏，避之而惟恐不及，日久天长，自然弃之如敝屣了。主其事者，想想办法，给它化化妆，使之具备一点吸引人的美感，增加点生气，不也是一件从各方面讲都意义深远的事吗？

就今天的科技手段、印刷条件来讲，要求历史书附一些精美的直观插图，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是完全办得到的。其实不要说

二十四史、《清史稿》之类的大书应加插图。就是邓之诚先生的《中华二千年史》那样的好书，如果能加些插图，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把书的丰采展现出许多吗？自然，这样印书要增加成本，书价要提高许多，读者买得起吗？其实，说穿了，这年头用不着担心这个，一套《中华二千年史》，老价钱不够两盒“万宝路”烟卷钱，只要读者喜爱，有购买欲望，那你再加两盒、三盒“万宝路”烟卷钱，他也会想办法去买。不然，一副“老掉牙的蜡黄脸”，再便宜，也无人理睬。

现时在世界各国及台港等地，著名历史书籍很少没有各种彩色墨白插图的。手头有几本台北远流出版社的《柏杨资治通鉴》，由封面到用纸，都比较精美，且加了一定数量的插图，不但使书增色不少，还大大有助于读者阅读，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我国古代常说“左图右史”，十分重视图画直观作用。在古代做到这点是十分困难的，而在如今则是十分容易的事，况且我国各大博物馆有大量的馆藏，为什么不结合史书，加以印证，编印出版一套大型精美插图本二十四史呢？这不只是对中国文化事业应有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文化应有的贡献。这是可以“藏之名山，以垂久永”的，如此才不辜负这个科学技术极其发达的大时代。中国是印刷术的祖国，前代人给我们留下了各种极精美的印刷物，而我们却只印这种廉价新闻纸的二十四史，一二百年后，便成灰了！

三是作为附录，印一些帮助阅读的辅导、参考资料，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也是有益的，因为只印白文，对一般读者来说总是因难较多，有些乏味的。自然，注解最能帮助读者理解。但二十四史在历史上，除《三国志》有裴松之注外，其他正史，都没有留下什么古老的“注”。汉以来、宋以后，人们热衷于注“经”，留下了《十三经注疏》那样庞大而繁琐的官书，于史书却很少注意去搞注解。现在，再来注二十四史，那就更无人力了。

勉强去做，可能东抄西抄、错误百出，反而要破坏原作，贻误读者。自然不如不注。但是我想不妨利用一点前人的研究成果，清代较宋、元、明在学术上跃进了一大步，尤其在史学上，有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还有万斯同的《历代史表》、齐召南的《历代帝王年表》、汪辉祖的《三史同名录》等书，均可按代择选有关重要条目，编入各有关正史篇目后，小字排印，供读者参考。这样正史误处，可以得到科学的纠正，使读者能够辩证地读历史，免得迷信道貌岸然的“正史”。引导读者的存疑观点和判断史实的能力，也可以引导读者的学术兴趣，看看前人是如何以间入毫发的硬功夫读书、治学的。

四是这部古老的二十四史，即使“梳妆打扮”，恐怕也还是难入时人眼的。文盲不用说了，就是大学毕业生、本科学业毕业生，如只认得一些简体字，习惯看横排本书，看繁体字直排便如外国文了；至于那些纷繁的帝王年号，更是莫名其妙。这些无一不是今天读者阅读这部古老的“官书”、“正史”的障碍。因而如想使这部古老的书在今天或未来多争取到一些读者，那恐怕还要给它身上滴几滴时代的“花露水”。比如每种史书附一张公历、干支、年号对照表，附一个古今地名对照表、一个难字注音表等等，这就给一般读者提供了不少方便。

简言之，我就是想应有一部带综合资料附录的插图本二十四史。如果能够做到，那这部古老的书必会面目一新，焕发出时代的魅力，足以大大招徕读者，不只影响到今天，亦会影响到久远的未来；不只有惠于国内读者，亦将吸引到海外广大读者。

楼头雨窗无事，手持一卷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闲阅，十分闷气。抛书闲眺，窗外层云冉冉，乌白浮动，忽发奇想，草此痴文，各位看官，得毋笑我憨大乎？

关于《蜀碧》

《蜀碧》是一本十分著名的书，自然这著名在今天要画问号了。但在三十年代中后期，上海滩上，不少摇摇笔杆的朋友都是知道的，因为鲁迅先生在文章中重点提到过这本书。当时的文人，被鲁迅一夸，或者一骂，马上就出名了，起码在文艺界，三大元千字的稿费便不用发愁了。书也是一样，一经品题，身价不只十倍了。

《且介亭杂文》中《病后杂谈》一文写道：“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可惜刻的太坏，错字颇不少。”我看着放在书桌上的“肇经堂校刊”《蜀碧》，好多看不清楚的地方，不禁喟然叹息：刻的太坏，深有同感。鲁迅先生此文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距今已六十又一年了。

《蜀碧》共四卷，订在一起，每半页十行，有栏有边，很薄的竹纸印刷。原版大概年代久远，不断印刷，有的版页坏了，所以书中有几页，大块大块地没有印上字，像现代报纸“开天窗”一样。本来蜀刻坊本，就是书店中刻了为卖钱的本子，刻版纸张都很差；再加上老版印刷次数多了，必有磨损残破之处，也是难免的。不过看看还可以。至于错字，还是比现在的某些书少多了。

作者名彭遵泗，字磬泉，号丹溪生。所记为明末清初张献忠